

清晨，在我拉早屎的功夫之間，座落於南方尾部的花山村的天空的顏色瞬間由陰藍轉為清白。我們家的茅房是父親用乾燥的紅磚頭砌成的，沒有房頂蓋，是完全中空的。這以致於我們在下雨天去方便的時候必須要在雙跨撐開的情況下再雙手舉傘，冰涼雨水的拍打會使我的臀部感到清新。父親不撐傘，他帶草帽。茅房裡面臭氣熏天，綠頭蠅像蜜蜂一樣嗡嗡飛翔。當它們觸碰到人的屁股蛋時會播下一陣鑽心的搔癢，讓人不得不馬上用銳利修長的指甲刮破皮膚。

我們家茅房的木頭門是由荔枝木頭劈成的。很薄，但密度很硬，不容易踢破。木板之間的連接處有很多很明亮的縫隙，有些足足有半截手指寬。人在茅房蹲下來的時候，兩隻眼睛可以直接查視到門外的狀況。從光亮的門縫中，我看到幾隻棕紅色的雞在用雞爪刨泥土，熱鬧起一陣曼妙的灰泥塵。牠們是我姑父的美麗雞肉廠倒閉之後扔下來的遺物。

我姑媽為人十分好賭，她同我姑父結婚之後，我姑父家的積蓄幾乎變得入不敷出，潦倒的時候甚至連美麗雞肉廠的鐵門都被債主拆了去當錢。後來美麗雞肉廠索性就只用荔枝木板做門，鐵釘子做鎖。如果沒有隨身背著鐵錘，關門的時候就要在地上撿磚頭釘上，開門的時候就要用在地裡拔韌草撬開。即使是煩不勝煩，裡面的家當早已經是被姑媽賣得一件不剩，看起來空落落又破爛爛，卻只有一牆火灶紅磚沒有被姑媽拆去換錢。可能姑媽覺得人還是得吃飯的，米飯是人的根本。姑媽堅守不可以茹毛飲血的人文規矩，那麼她還算得上是一個文明人。然而算到最後，姑媽發現自己的債還是還不清楚，竟到了賣血也還不完的恐怖地步。她索性把自己佯裝成神經病，不知道靠什麼關係進了精神病院躲了大半年，姑媽才因此倖免了這場注定要流血的災禍。

姑父的家破了，沒有人有功夫理會這幾隻沒有從美麗雞肉廠逃走的雞。我用繩子撬開木頭門的時候，發現牠們全部縮在牆腳下瑟瑟發抖，緊閉的雞眼恐慌地逃開了姑媽佯裝發癲亂抓自己又亂咬別人的駭人景象，像一群老實的落魄管家。姑媽原本就沒有瘋，又好像本來就瘋了。

我把牠們抱回家。牠們有一股熱烘烘的臭氣，乖巧地窩在我的雙臂上。我走路的時候聽到牠們的肚子發出咕嚕嚕的水泡聲，我恐怕牠們在我身上拉綠色稀屎。動物的肛門括約肌約等於無用器官。於是我加快了小腿移動的速度，牠們的雞頭也就穩定地跟著我而跳動。因為我父親不喜歡雞，他無聊的時候會拿棍子去撩打牠們，牠們的身軀就會發出像愧疚悔恨的人捶打自己胸脯，然後發出砰砰的共鳴。這可憐的幾隻雞被我父親嚇得蹬著深黃色的雞爪四處逃散，咯咯亂叫。

對於雞，我們家是不允許喂糧食的，因為不會有剩飯所以也不喂剩飯。我至今忘記了牠們到底吃什麼生存。或許是蚊子，或許是野草，又或許是綠頭蠅。無論如何，這確實真是一群自食其力的好雞！這個家除了我以往，平時幾乎沒有人注意牠們。我有時候會去糧倉偷偷捏一把乾玉米在手裡喂給雞吃，但祖母的深邃惡毒的眼神時刻監視著我這隻賊的行動，我鹹腥的手汗如同瀑布緊抓著生疼的烙印。

「海棠，你休想浪費一粒糧食！」祖母充滿青綠色白臆的眼睛每日都會流出像水一樣的膿液，她用髒手帕擦了又擦，卻依然沒有擦乾淨，因此沒有見到我緊捏的拳頭。她臉上充滿著狐疑又帶著居然沒能捕獲到我的憤恨。如果被她發現我以前在糧倉偷吃甜紅棗，她一定會馬上發狂，尖叫，然後毫不客氣地掐住我的喉嚨，搶光我手裡的衣服袋裡的所有甜紅棗，甚至還會用她摳完頭皮屑的冰涼的手指摳我的喉嚨，試圖挖回一點我還沒吞下去的紅棗肉，還把我的食道刮出來一層肉。

「我沒有，不要冤枉人！」我馬上表現出一種清白的灑脫，甚至還略帶嫌棄地撇了她一眼。然後慢慢地走去匯合那群雞。我佯裝拔弄地上的草，裝模作樣要拉野屎。我舒展地蹲著，雙腿岔開，兩隻手倚在大腿上，右手緊閉，像在向天空佈施一種人雞合一的信號。

雞逐漸地來了，醒目的雞頭微微顫抖。不知道是不是被父親毆傻了，牠們今天的狀態看起來不太好。忽然，我感受到有某一隻雞曾經在紅磚牆下偷偷啜泣過，我甚至還看到了牠雞眼下的淚花！我有點心疼，我憤恨地忍耐著我內心的委屈。我的雞娃，我的可憐的雞娃！

我小心地用左手的手指把右手裡的乾玉米一粒一粒扣出來，扔給它們吃。雞群也識趣地準時低下頭叨啄。牠們在我的身邊巡邏著，可能是長期踩踏著這片黏膩的黑土地的緣故，牠們散發出一股熱烘烘的土腥氣，有時候味道臭得連我也不願意聞，母親用掃帚驅趕牠們的事情更不在話下。為了不造成吵鬧的爭搶，惹人懷疑，我每隔十秒才扔一粒，牠們也謹慎地等待著我的拋擲。我們之間的配合簡直天衣無縫，又運行了一場人雞合一。

有一年入秋，陰雨寒風不斷，整整一個月我們花山村的人的皮膚都沒有接觸過天上溫暖的陽光。鑒於雞籠也像茅房一樣中空，沒有房蓋頂，雞也就跟著淋了一個多月秋雨。猛漢捱不過怨妻，愣雞扛不住寒流。還是有隻雞感冒了，經常撲嗤撲嗤地噴著頭，灰紅色的雞冠變得耷拉不振。牠居然連日頭的時間都窩在牆根睡覺！按道理來講，雞不勞動啄草，這確實是過分的。

父親相信風水，他認為家裡的動物會代表家中的氣運。「病雞會讓我們時運低，照這樣下去，老的幼的肯定會撞邪！」父親振振有詞地說完。祖母馬上不滿地緊啣著嘴巴，狠狠地瞪了父親一眼。父親馬上從櫃子裡捏來了一顆他自己吃的感冒藥，掐住雞頭就是猛塞進去。我不清楚父親吃的是否激素藥。這隻病雞的身體的體能竟然不斷增強，無論雞爪雞翼都變得很有力，每隔半個小時打一次鳴。在性格方面變得十分好勝，而且不斷找其他雞打架挑戰，竟成為了雞群中的領頭雞，連我這位親密的好主人也有些害怕。

不過當牠踢碎了父親倚在外面的土地石碑，父親就以自己的心臟痛是土地公譴責他的理由，馬上就燒熱水把這隻雞宰了。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黃金，碑會炊雞肉。互相替補，一破一合，這是天地之間的守恆定律。

畢竟數量本來就沒有很多，我手上的乾玉米粒早就喂完了。我百無聊賴地把頭一扭，忽然看到一株有硬枝條的小樹，上面長滿很鮮豔的星星點點的紅色果子。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植物，大人都說無名的植物一般都是不可以碰的。有一次鄰村的黃春梅嘴饞，自己在後院開火炒一種繽紛顏色的蘑菇吃，後來吃到中毒迷了病，她的人就像喝醉酒一樣大喊大叫。她的樣子顯得很害怕，她說自己見到陰兵小人在隨處跑啦，有牛頭馬面來巡邏啦，閻羅王也來逛街啦。黃春梅瘋狂的嘶吼聲引得我們幾十號人爬牆觀望，這裡大多數的人都是小孩子和女人。從此以後，我們恐懼地敬畏著未知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棵植物長得實在是誘惑，這麼鮮紅的水紅點佈滿了一整棵深綠。我的眼睛緊緊地盯著它，入了神。我用食指與拇指捏碎果子，果子流出清涼的氣味和乾淨的汁水。我繼而揉碎著裡面滑膩的纖維，心中竟催生出一股自己可以摧殘寶物的滿足感。我滿手指都是這種透亮的白色的軟種子，像從祖母眼睛掉下來的嫩眼屎。有些汁水和嫩紅色的表皮鑲嵌在我的指甲縫裡。我滿指甲的異物感。誰曾想過這幾粒亮麗的紅果子會奪去我素未謀面的小兄弟的生命呢？我到底清不清楚這幾粒細小如紅豆珠子的果子裡面存在著劇烈的毒素呢？

我繼續矇矓矓地用手指把果子一粒粒壓出汁水來，像著了瘋魔。後來仔細回頭一想，自己確實是著了瘋魔。

我感覺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下沈澱，我大腿裡的血就像雞血流到鹽水碗裡一樣凝固了，觸電似的麻痺縈繞在我的大腳裡。我抬起頭，頭頂上清涼透氣的天空起碼有上萬里，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劃出了白晝。天是那麼高，那麼白，抬頭望去只有幾隻細如芝麻的小鳥在移動之外，就再也沒有其他東西了。

喂完雞，我的心裏感到踏實。我站起來，看到母親浮腫地坐在木檻前端著搪瓷碗喝粥，手指夾著筷子，竹凳子上架著一碗深褐色的鹹蘿蔔粒。院子裡的小灶裡堆積著沈默的豔紅的炭火，正在無聲地乾燙著一柱巨大的荔枝木頭，燙出了一塊同樣豔紅的缺口，流出了汨汨的樹脂油。他們都對我說母親生病了。可見母親的病還沒見好。她的手指，她的腳趾都是水腫的，像肥漲的充水白蘿蔔。甚至連以往乾癟的乳房也膨脹了許多。

其實我早就知道母親懷孕了。我很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鄰村家的黃蓮嫂就是一個使人惶恐的例子。她的第一胎是一個袖珍姑娘，已經十四歲了，腦袋很膨脹，全身長得像塊肉球。我沒有跟袖珍姑娘講過話，只是同母親上縣城趕集賣小白菜的時候打過照面。但我感覺她的小腦袋很精明，講話算術也很好，絕對沒有智力問題。我當時坐在菜攤前，敬畏地低著頭總結：這是真人不露相，醜婦家中寶。

黃蓮嫂的男人一直都不甘心自己居然生了這麼一粒模樣如此醜陋的肉丸，就算嫁出去也賣不了幾個錢。然而，他在恐懼了多年以後，還是決心強迫黃蓮嫂懷了一顆新的未知的胎蛋。俗話說金子藏不了，胎子隱不了。美麗的孕肚最終還是惹來了計生辦的注意。一天，兩位手臂上環著紅袖章的肥厚的中年婦女急匆匆地趕來了，其中一名婦女手裡還拿著裝著不鏽鋼手術鉗子和藥盒的大箱子，模樣莊嚴得像偉大的白求恩醫生。她們走路的時候箱子也跟著發出哐啷哐啷的聲音，像敲高級鈴鐺一樣清脆。

當時，黃蓮嫂正坐在熱火灶前撩撥著柴火，鐵鍋裡白氣噴噴地蒸著一家人的黃麵饅頭。袖珍姑娘蹲在灶火旁挑著豆莢絲，一言不發。突然就在這麼毫米之間，黃蓮嫂接通母性與靈性的耳朵吸收到了兩位白求恩再世的清脆響亮的手術箱的聲響，這是逃亡的訊號。霎時間，黃蓮嫂一個身子就鑽進了如同厚被子的枯黃的柴枝裡面，袖珍姑娘立即醒目地幫她娘蓋好黃稻草。哎呀哎呀，人是逃不了命氣的！無論如何誠心地懇求神靈保佑，黃蓮嫂還是逃不過她的命氣。她最後還是被抓上了計生辦的四輪汽車。

黃蓮嫂當時恐懼地呱呱亂叫，激動的淚水與唾沫胡亂混合，四肢扭動地像條蛇，可是都被兩位美麗的白衣天使牢牢地固定起來了。包括她的丈夫，周圍的人都在緊張無語地盯著正在發生的一切。最後黃蓮嫂也許是為了保胎，又也許是為了保住自己作為人的最後一絲尊嚴，硬是從前來扣她回去的正在高速前行的計生辦的汽車窗子一躍而下，最終是一屍兩命。誰也沒有得到一絲好處。袖珍姑娘拿草蓆去路邊卷她娘的時候，黃蓮嫂的身上還黏著幾根黃稻草。

想到這裡，我的心誘發出一種糾結的酸楚。我覺得我指甲內鑲嵌著的嫩顆粒在我身體裡發芽。我也不挑走它，想留就留著吧！手指甲我多得是，我會給你們最好的歸宿！

祖母在溝渠邊準備洗頭。其實她也不必洗，畢竟破爛的雜草不會因為那瓶綠色的香膏而變成少女般的絲綢。這瓶洗髮水是姑媽特意從上海帶給祖母的，我們沒有資格享用。當她殷勤地向祖母述說著她與她男人參加了什麼晚會時，我看到姑媽對我父親投射出一種火辣辣的挑釁的眼神。一般遇到這種情況，父親只會低下頭，甞著臉不說話。有時候會忽然恐怖地罵出一句：「香膏？裡面全部都是化學物質，人一碰就會中毒，毒素儲存在體內發作，時間一長足以導致癱瘓！」聽到諸如此類的話語時，我們都惶恐地感到憐憫。

祖母每兩日就會享受一次姑媽供奉的珍貴香膏。她鄭重其事地在溝渠前紮馬半蹲，拖來母親前一晚就打好的水。祖母彎下腰，緩緩地低下頭顱，乾癢的頭有一大半壓進在了水裡，安靜地等待著她鋼絲般粗硬的頭髮得到濕潤。為了避免打濕衣服，她用網紮雞腳的橡皮筋勒起兩條粗大的褲腳，看起來像一隻老癩蛤蟆。

忽然，她那倒立的惡毒的小眼睛掃視到了剛剛擦完屁眼的我：「海棠，你在這裡做什麼？」我說我剛剛拉完屎。她厭惡地看著我。她討厭我，因為我是全家誕生的第一名孩子，也是一名美麗的女嬰。我佔用了我們家唯一一個獨生子女的名額，而且也佔用了祖母與父親的冷漠。幸運的是，偉大共產主義的計畫生育政策保全了我的性命和未來，不僅禁止孕婦以任何形式查看胎兒性別，還提供了我作為一名女性能夠學習讀書識字的基本權利。祖母單手用沾滿泡沫的手蓋好洗髮膏，彷彿我馬上就要與她開槍。她臉上透露著一種煩透了我的表情，其實我比她更煩。

我沒有理會她。母親冷漠得看著這一切，沈默地攪動著她那碗早就不燙嘴的白粥，沒有替我說一句話。我逕直回屋裡套好我珍貴的純棉襪子，穿鞋出門上學去了。我只有兩對純棉襪子，都是我姑父從縣城裡給我捎回來的。每次他們來我家的時候，姑媽都會緊緊地盯著我的腳。她說我是個勾人的妖精怪。一開始我不曉得什麼是妖精怪，我只知道西遊記裡有妖精怪，裡面的妖精怪都想吃唐僧肉，可我不想吃唐僧肉，我只願意吃糖醋肉。或許唐僧肉也可以做成糖醋肉，但是誰不愛吃糖醋肉呢？如果擺一碗糖醋肉在姑媽面前，她肯定會用力地一手搶過去，然後大嚼一通，而且吞嚥的樣子會像只餓狗。那她是不是也是妖精怪呢？因此，我幾乎斷定姑媽肯定是在放狗屁。

我自己心裡也是十分不喜歡姑媽，因為她以前拿繡花針悄悄扎過我。她說扎了我，我們家才会有根。我當時簡直憤怒了。我完全拒絕這種不科學的道理，什麼根？難道扎一下我，我就能長出雞巴嗎？那我也扎姑媽你，那你是不是也會長出一條雞巴來呢？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我夜晚睡覺的時候和我母親說這件事。母親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冷冷地盯著我，好像沒有聽到我講話一樣。雖然母親沒有安慰我，但是對比起父親的愚蠢，還有祖母和姑媽的刻薄，在這個家裡我最喜歡的人還是安靜的母親。她心情好的時候會給我做水晶馬蹄糕吃。

。

其實我父親也給我買過襪子。不過那都是一些尼龍襪，腳一出汗腳指就會滑溜溜的，不吸汗，還我留下了甲溝炎。以致我每隔一段時間，就能夠從腳趾甲兩邊的縫隙中刮出一小坨又臭又白的泥垢。小刀使我的指甲與嫩肉分離，也給我的長跑事業帶來莫大的痛苦。

「第一圈要緊跟，第二圈要入內道，用力加速！超越首領！第三圈全速前進！堅持到底！」賴國偉老師撕裂著喉嚨，像發瘋狗一樣地向我們發出指令。我們就像士兵一樣訓練有素，順從地加快了我們呼吸的節奏，像車輪一樣搖擺著我們的手臂。自身分泌的腎上腺素使我們鬥志昂揚，艱苦踏實地回應著這片老實的泥土地。

我們的腳踏著柔軟芬芳的泥土，噠噠噠，噠噠噠，我們知道什麼是春。我們的鼻聞著波光粼粼的湖面，嘩嘩嘩，嘩嘩嘩，我們知道什麼是夏。我們的耳聽著絢麗清脆的稻葉，啪啪啪，啪啪啪，我們知道什麼是秋。我們的眼瞧著燦爛盛開的野花，沙沙沙，沙沙沙，我們知道什麼是冬。

啊！讓我們使用知識建設共產社會！

啊！讓我們使用謙虛打敗資本老虎！

啊！讓我們使用決心壓到一切敵人！

西沈逐漸日落，橙黃色的晚霞落入花山小學的後院裡，全校總共六十多名學生一條條地排好隊伍，看起來像一餅碼好的生雞蛋。當我們快樂地唱完花山小學的校歌，就代表我們可以放學回家去了。我看到賴國偉老師如同一個巨人一樣駐一旁，用堅定嚴肅的眼神監督著我們，我們向他投以清澈純真的笑容。

這位賴國偉老師是洋人牧師與一名啞巴婦女的兒子。他身體有兩個人的厚度，眼睛的顏色像雜草，腋下散發出一股青蔥般的腥臊之氣。我在想如果花山小學的廚子做飯的時候發現沒有蔥，是否會邀請他用潮濕的腋下夾一夾菜刀，為我們的飯菜增添一點風味呢？聽祖母說用石灰加生薑塗腋下可以止狐臭。但無論祖母洗多少次頭，她的身上還是有跳蚤，因此她說的東西也不太可信。

雖說新中國成立之後，大多數來中華土地傳教的洋人牧師都回了英格蘭老家。但他父親忽然得痢疾死掉了，賴國偉也就留在這裡了。據說他以前還當過華榕寺的方丈，後來有一晚夢到他父親對他的召喚，讓他繼承牧師的衣鉢。因此，他當晚就脫掉了自己的袈裟，把一切俗塵都還給了觀音菩薩，秉持著信與不信的不可同負一轆的理念，賴國偉索性連內衣內褲也不要，滿身赤裸地從下山走回家。這是真正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哪裡討煙蓑雨笠卷單行？

賴國偉老師說這個世界有一位救世主，我們可以求祂發大財。我覺得發大財很好，但會不會有點虛妄呢？我不敢求這個。我只想我的雞能夠吃乾玉米吃到飽。我也想我的雞永遠陪著我，如果我死了之後就沒有人會喂牠們了，牠們只吃蚊子和雜草的話是不行的，或許還會被父親打死。賴國偉說話要結束的時候總是要講一句：阿門！因此，花山小學人人都會跟著他念：阿門！我也佯裝端莊地應和他的話語：阿門！賴國偉老師每天都神神叨叨地給我們講許多魔幻的故事，什麼摩西開紅海啦，水變酒啦，瞎子睜眼啦！我們似懂非懂地聽著，期盼著我們身上的蟲子也可以被祂驅趕走。這位主耶穌或許是一名偉人。

我認為賴國偉老師講得比集市裡講關公如何刮骨療傷的人更好，一來他不會死皮賴臉向我們討五分錢才肯繼續講，二來我覺得主耶穌施行神蹟是真的為人民服務，祂的樣子並沒有被吹捧得像孫悟空一樣威風，也沒有像跳大神咿咿呀呀地一樣恐怖。祂聽起來是一位智慧的學者，因此不需要這些花裡胡哨。

清涼的午風撫摸著我們早已乾透的汗衫，孕育出一股醇濃的黏液的味道。陽光透過頭頂的大榕樹向我們投射出脆碧綠色，地面上的光點像沙子一樣多，閃亮亮的，悄悄地隨風左右移動著。腳底的純棉襪盡心地吸收著我的腳汗，濕熱的蒸汽與纖維半硬乾的質地使我感到滿足。我聞到我家燒荔枝柴木的香味。紅磚校牆外的母親正在悶熱地為我們燒洗澡水，整整有一大鍋，每人分一點，再和上井水洗。有時候我們會往洗澡水裡面投幾片新鮮的祿柚葉，或者扔兩把從地裡抓來的薄荷。如果大院牆根開了紅花，我們也會摘來燙水洗澡。這是月季，不是正統的高貴的玫瑰。撇去高昂的校歌，我甚至聽到我家院子裡的鍋正在滾煮，裡面咕嚕咕嚕浮煮著的蒸氣拂拂迎上高空，看起來像一條上天堂的通道。

我認真地張口歌唱著，讓母親聽到我的歌聲。我感到滿足，我熱烈地期盼著明天的日子。

回家的路邊上全是粗糙的狗尾巴草。還有攀圍人家院牆的牽牛花。牽牛花有藍的，也有深紫的。聞起來沒有一點香氣，看起來也不漂亮，摘了也是白摘。以往接近深秋割玉米的日子，路邊的桑葚樹會結黑紫色的果實，很多汁水，但吃起來很酸，而且這棵樹絕對不會結出一串有甜素的果實，這實在讓人感到氣惱。後來附近有人家嫌這棵桑葚樹的寓意不好，因為桑同喪。於是趁半夜的時候偷偷用斧頭給它劈倒了。我們上學的時候看到這棵往日掛滿桑葚串的樹被顛倒了，看著這棵頹廢的樹，我們人人都覺得十分遺憾。但我們還是悲傷地從死桑葚樹上拔光餘下的桑葚，全部塞進嘴巴裡吃掉了。畢竟葉子都焉了大半，所以吃起來總是不太新鮮。

傍晚，濃烈的硫磺香氣在空氣中瀰漫開來，我正蹲在小灶前為母親焙中藥。其實我也像他們一樣，恐懼著這條即將臨世的生命。這該會折騰出什麼事情來呢？我時常會想起袖珍姑娘卷黃蓮嫂的情境。有時候我上學的時候會偷偷從別人的地裡偷兩把生花生給袖珍姑娘。我也願意分一般我的小蔥豆腐給她。如果可以讓黃蓮嫂活過來，我做狗也無妨！

我抹起淚，用火鉗挑弄著熱烈燃燒的紅火，荔枝木頭燒得啪啪作響，散發出一股濃烈的比香火氣還愉悅的草本味。灶前的中藥咕嚕咕嚕地沸騰著，我揭開煲蓋，裡面燙熱的蒸汽噴薄而出，熱氣滋潤了我的臉。我看到裡面的東西像溝渠裡的黑水，聞起來有種純粹的香。一旁燙好的熱水還沒有人理會。面前的明火溫得我汨汨流汗，我滿手的骯髒黏膩。我勤奮地折斷著樹枝往灶裡面塞。天逐漸地暗了下來，灶裡的炭火也慢慢成了火候，我打算送完藥才去洗澡。

我用又濕又髒的抹布卷起藥罐的把柄，小心翼翼地把這罐濃稠的中藥倒入搪瓷碗裡，它們的濃黑幾乎佔滿了所有搪瓷的白。我的手指一上一下地拿捏著搪瓷碗的所有邊緣，慢慢走去母親的屋子裡去。左右翻滾的中藥燒著我的指甲蓋，我也不確定它們是否沾染了我的指甲蓋。我到底確定不確定它們有淹沒過我的指甲呢？我的手指很痛，像被煮過一樣痛。

母親安靜地仰頭把中藥喝完了。等我進來拿搪瓷碗去洗的時候，她的肚子也流出來了。我看見母親當時艱難地半坐在荔枝柴木上，她疼痛的臉部閃爍著像以往一樣忍耐的神色。只見荔枝乾葉堆上躺著一團血淋淋的胎蛋，一動也不動，臉上佈滿了白花花的死皮，看起來像沒有孵化的受精卵蛋，一條長長的深紫紅色繩子連結這他和母親。這隻胎蛋生下來就死了，即使他是有睪丸的。

是的，我看到母親生下來了一隻死胎。

霎時間，面前的血腥味撲面而來，衝擊著我的喉嚨。我覺得我的腦袋變小了，全身上下只剩下一顆攣縮的喉嚨膽子暴露在空氣之中，像是吃盡了世間上的一切狗屎土灰塵。我的驚恐地縮成了一塊，盡力地讓我的熱汗連結著我身體的所有肉塊。恐懼催發了我腸胃想嘔吐的慾望。我極力地把它們壓抑了下去，因為我膨脹了一路的膀胱的癢痛更為出色。我三步兩步地跑去茅房，裡面陰涼的溫度瞬間使我的毛孔群族收縮成了像蓮花蓬一樣的顆粒。我焦急地等待著飽滿的尿液擠出。我壓著身體，兩隻交叉的手安慰似的撫摸著我彎曲的膝蓋骨。在某一刻之間，我的脊椎軟了。我的眼皮閉了，我的身體睡在了茅坑柔軟冰涼的泥土上。

我躺在泥土上醒來之後，我看到祖母正在坐在有我膝蓋骨一樣高的木門檻上，拿著一根香和一支大竹筒在抽水煙。馨香的香火味道縈繞在我的鼻孔裡，我聞得覺得很香，但我不是南海的觀音菩薩，也不是耶路撒冷的聖母瑪利亞，沒有資格享用這種高貴的香氣。我是個大罪人！我痛苦地哭泣著在心裡說：我殺了人！我殺了人！

父親邀請了賴國偉老師來到我家，給這塊死胎舉辦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安息禮。賴國偉老師說：主耶穌召他去回了天堂。他是蒙恩的。我們全部人站在後山的荒地前，低頭看著地上那團被草蓆遮蓋著全身的東西。我盯著自己的腳看，我感到恐懼，也覺得後悔。是我殺了他！是我殺了他！想到這裡，我的眼淚就大顆大顆地落下來，讓勉強包裹膝蓋骨的褲子纖維吸收我的淚水。我的心在絞痛，就像一條鐵鍊毒蛇在我的肉血裡纏繞！我的喉嚨像喝了醋！我到底有沒有把我髒指甲裡的汁水泡進母親的中藥裡呢？我到底知不知道那棵草是有毒的呢？我的淚水如同注水般落下，我真不是個人！我實在有罪！救世主，請你赦免我！在我哭泣的餘光中，我看見母親的臉上佈滿了一種劫後餘生的輕鬆。賴國偉老師站在一旁，高聲地朗誦著經文：

美名優於美好的膏油，
死亡的日子勝於誕生的日子，
往服喪之家，
比往宴樂之家更好，
因為死是人人的結局，
活人要把這事放在心上。

父親主動協助母親灑紙錢，麻利地往草蓆前插香點蠟燭。秋風很涼，我感到手腳冰冷。面前燃燒的香紙錢火氣越大，我的臉就越燙，越溫暖。我盼望著父親能夠更加殷勤地燒更多的紙錢。後山的荔枝樹很多，葉子長得比往年都多，美麗殷紅的大荔果塞滿了枝葉的空隙。我們不能夠隨便摘來吃，一來是因為這片荔枝樹不是我們的，二來是因為樹上掛了一個翠綠色的農藥玻璃瓶。據說濃鹽水可以測試出荔枝是否灑了農藥。拜託拜託，這是一個葬禮，哈利路亞！

舉辦完葬禮當晚，我一回到家就躺在床上睡著了，連乾玉米粒也沒有心情偷。我的心裡是充滿罪咎感的，我望著天上的水泥房蓋，淚水淹蓋著我的眼窩，鼻腔也塞滿了喉液。我迷迷糊糊地眯著了。

到了後半夜時，我感覺自己的頭顱裡的一切堵塞都清涼通暢了。我聽到母親的床邊有窸窣窸窣的聲音。上面兩旁側躺著兩個撐著腦袋的人，是我的父親與母親。我的眼睛透過眼皮看見了光亮，沈睡的我的心裡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清醒。

「都怪當年我姐偷了祠堂的觀音菩薩去賣，這怎麼就能夠呢？絕對的不安好心嘛！我這輩子就記恨這件事。不然我們就是頭胎生子了嘛！這狗娘養的，生下來的偏偏又是這麼一個傻不隆咚的東西……」父親嘆息地說。

「下一胎起碼要等半年，這胎本來就養不穩，我流產之前已經流了十天血了……」母親說。

「再怎麼辛苦我們今年也要生個兒子……」父親說。

「你忘了黃蓮嫂的事了麼？我想歇幾年……」母親冷冷地說。

「那肯定是不行的，算不對時辰就不對了嘛！」父親說完，屋子裡的油燈又滅了。

油燈被吹滅了之後，屋子裡再沒有一點聲響，我的身體一動也不敢動。我的眼睛在黑夜裡震驚得閉不上了。我覺得我的眼睛在發光，發亮，甚至在發紫。我的頭顱緊張得縮緊著，同時又感到一股放鬆的輕盈：他不是我害死的。

然而，被嫌棄的焦灼燃燒著我的肝臟，我的眼淚又再次酸出了眼眶。我心裡想：你們這群重男輕女的人，終有一日你們要吃到你們今天種下的惡果！我滿臉淚水，豪橫地坐起身來，啪啦一下把油燈用力地摔在桌子上，滾燙的蠟油灑滿了一地，同時也沾滿了我的手指和手背。我不怕痛，我心中更多的是憤恨！

這一次，輪到我的父母驚恐得一動不動了。

從此以後，我的嘴巴開始緊閉了起來，再也沒有多說一句妄無的話。彷彿只要我多說一句話，我的肉就會被公雞叨走一塊。有時候我見到他們向我投射出一種恐懼的眼神，我的喉嚨器官感覺到了一股強烈的防範。我每日痛苦地從糧倉偷著乾玉米，用供養雞群的方法抑制我心中的洶洶不滿。

有一次我坐在村口的老榕樹下偷偷哭泣，我覺得自己渾身上下的器官都在疏離人，除了我的雞娃。可是我的雞娃每日都遭受著父親的無形虐待，他甚至要牠們吃他的膠痰！我為這一切而感到悲切。我窩著頭，兩隻手玩弄著石板上的泥沙。忽然，我找到一根細短的木條。我扳起腳趾，珍貴地注視著我寶貴的腳趾，我知道裡面貯藏著很多規矩的白泥。

我覺得擁抱親情是一種如同用尖枝摳腳趾白泥的動作。尖枝一塞入指甲縫的邊緣，往日的傷口就會被掀開，然後發出一種疼痛的快感。動作一挑，木條上面沾滿惡臭的發炎的東西。用手指一抵，鼻孔猶如吸毒品一樣貪婪。人當然知道恐懼疼痛，但心裡卻會常常對通俗的關係帶有一種莫名的期盼，殊不知這個世間的東西本不是一定會按照規定運行。原生家庭就如甲溝炎的疼痛，必然會長期與人的身體移動同行。

我看到賴國偉老師在井旁洗尿桶，他絲毫不介意尿水汲過他的腳，因為從他的嘴巴裡面吐出來的更為美妙：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你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我癡癡地聽著賴國偉老師的清脆的歌聲，它如同曼妙的百靈鳥的歌聲，輕盈地吹抹著我臉上的液體。忽然間，我看到賴國偉老師的身後站著一個透明的，比他還要高大的男人。他身穿著白色的細麻長衫，正在安靜地看著我。我的內臟平靜地凝固著，我覺得我的痛苦忽然間就全部沒有了。我默默地回望著祂，如果這個世界存在救世主，那麼請你拯救我！不久之後，不是聖母瑪麗亞的母親又懷孕了。

深秋已經到臨，籠罩著我們每個人身上的毛孔。柴房裡新劈回來的荔枝枯葉和柴枝也是脆的，老的，人的腳踩上去嘎吱嘎吱響。父親正在一旁磨刀片，準備著把我的雞給閹割成扇雞，也就是太監雞。扇雞是人類創造的第三性別的雞。因為公雞會因為交配，同種欺凌等種種緣故而影響發育，身體就不能夠為人類提供更多的斤兩。於是人類就會趁公雞擁有最好的狀態時對它進行閹割，把它的睪丸割掉，然後扔在地上，讓狗來吃。父親以這種物理辦法把公雞的慾望進行不可逆的抹殺，為得是給母親多滋補上兩口肉。

我無言地站在一旁看著父親用小刀片仔細划拉著一隻公雞的生殖器，心裡感到無比的痛苦。這是我的雞娃！你們憑什麼割掉牠的睪丸！既然你們一直渴望睪丸，那麼請你們割掉自己的睪丸贖罪！這套理念是賴國偉老師說的，他說在西方國家猶太人就會割睪丸來祭典造物主。我痛苦地啜泣著，我的腳觸碰到了自己溫涼的淚水。這使我的腳趾很黏膩。

祖母坐在一張竹凳子上，正在用一條荔枝細枝搵她沾滿圍圈尿垢的夜壺。這個夜壺不得了，也是姑媽從上海給她帶回來的。因為是紅色的，塑膠的，同平常那些木頭夜壺不一樣。祖母面前的燥熱火氣烘乾了她寶貴的夜壺，而且散發出一股強烈的腥臊之氣，聞起來使人嘴唇腫脹。夜壺裡面暗黃的圓圈尿垢與外面鮮紅的夜壺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她拿著一枝細短的荔枝枝條，輕輕地搵著夜壺裡面的東西。咋的一聲，她撬出來了一餅完美適合夜壺弧度的黃色固體。這是一塊形狀多麼美麗的東西！翹翹的，薄薄的，像天上的小月牙。

祖母拿著這塊東西正在進行著仔細的端詳。她身前的柴火正在劇烈地燃燒著，只見她輕輕地，脆脆地咬了一口那塊薄餅，然後仔細地咀嚼了起來。吃尿垢餅，好吃嘛？脆，像嚼軟沙子，無味。我面容扭曲地盯著祖母。祖母馬上轉頭瞪了我一眼，快要溢出來的眼袋垂擺起來，警惕地防守著餘下的尿垢圓圈。

誰想吃你一個老太婆的尿垢呢？就算吃，我也只吃我自己的！

我看著眼前荒謬的人們，心中竟湧起一種從未有過的絕望與無奈。我激動得滿臉淚花，滿身顫抖！我一把搶過父親腳下那隻疼痛得剛剛閹割完結的雞，牠的臭氣依然很濃厚。牠的角質的好爪子緊緊攏著我的手臂，我死死地把牠抱在懷裡。我的雞娃！我的雞娃！我要帶你們全部離開這個住滿神經病人的家，我們去找牠！

我迅速跑到雞籠面前，用力地把雞門打開，這群雞基本與我已經心有靈犀的雞娃瞬間傾籠而出。我的雞娃！我的雞娃！我們劇烈地，歡騰著在大路上奔跑著。我看到前方有一束燦爛的白光，我的身體感到前所未有的暖意和快樂。我們跑上了屬於我們自己的未來大道！這條路不屬於這裡，不屬於這個世間。這片老實的泥土地贍養著我們，可我們從來未見過它善待過我們。

我抬頭看見頭上的陽光。今日的陽光比以往的都要強烈，都要乾淨。它蒸騰著我們身上的霧氣和汗氣，連接起來竟形成一條條透明的神聖的蒸汽流，像一條通往天堂的通道，這是我曾經見過的。忽然間，我聽到我頭頂上向我噴發出一句話：「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我的眼睛繼續溢滿了酸楚的灼熱的液體。救世主！請收納我！

忽然，我與我的雞逐漸漂浮在天空裡，我看見我們的身體圍繞著幽黃透亮的蘑菇雲，摸起來很涼，很清澈，聖潔得就像在世外桃源。「我的主，我的主！」我兩隻手抱著我的雞娃，牠們抖動著牠們的雞頭，雀躍地咯咯叫起來，歡迎著我們的救世主。我再一次看到了那位站在賴國偉老師身後的人：他穿著白色細麻衣，滿身聖潔。

「來吧，我的人子！」

這一次，我知道我們所有生命都有資格得安息去。哈利路亞！

(11724 字)